

漢語新文庫

# 社會制度與社會發展

陳魯直 著

銀河出版社

THE MILKY WAY PUBLISHING CO

## 漢語新文庫系列

書名: 社會制度與社會發展  
作者: 陳魯直  
主編: 路羽  
出版: 銀河出版社  
地址: 香港九龍中央郵政73369信箱  
電話: 90265751  
印刷: 本社印刷部  
印數: 1-1000冊  
發行: 本社發行部  
版次: 二〇〇九年八月初版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475-832-8  
定價: 六十五元  
天虹書石坊: <http://book.kongfz.com/11061/index.html>  
電子郵箱: [worldpoetsfu@hotmail.com](mailto:worldpoetsfu@hotmail.com)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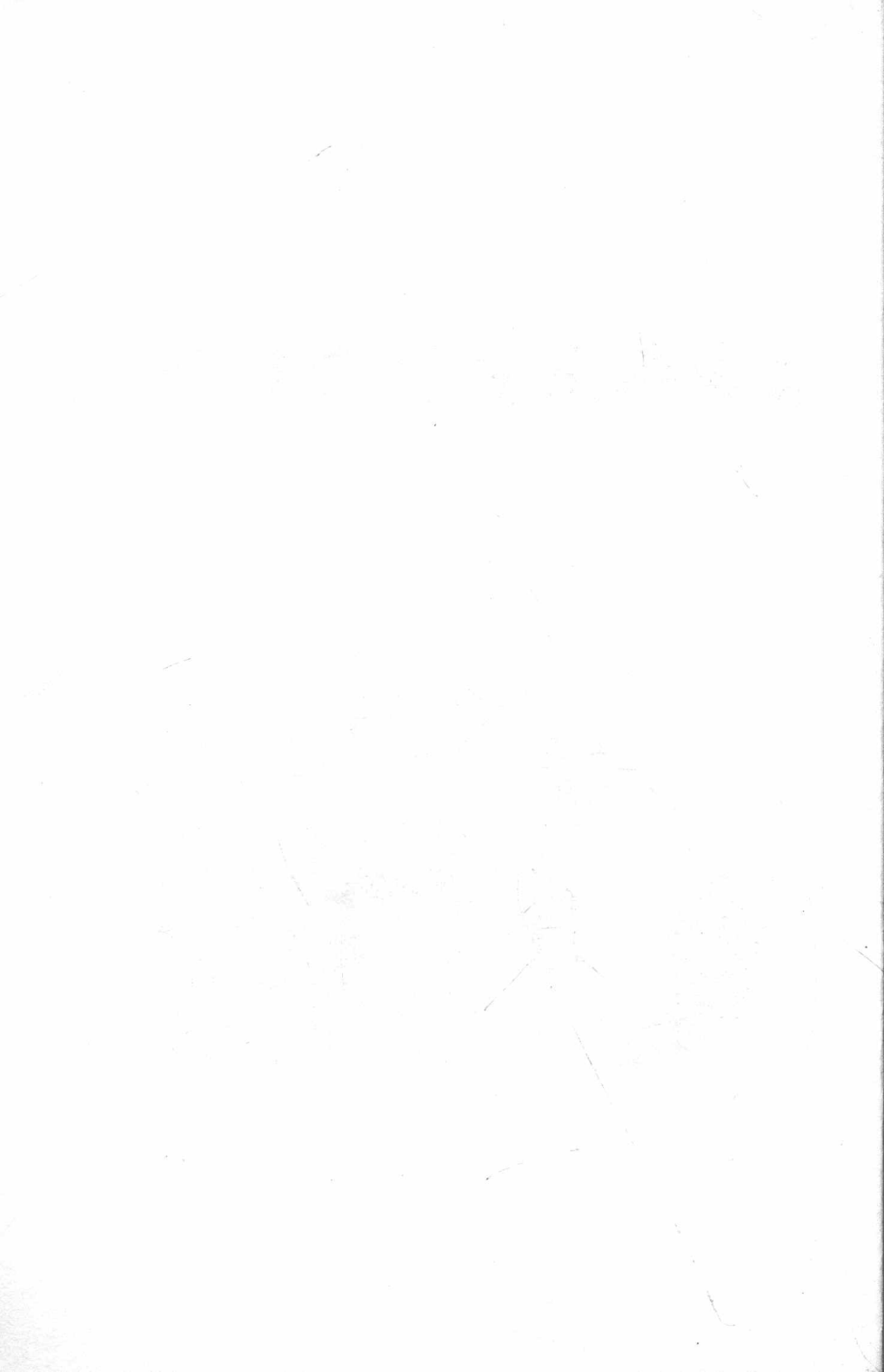
D097  
20103

# 社會制度與社會發展

陳魯直·著



二〇〇九年八月初版



# 目 錄

如何看資本主義的演變和發展·····	5
一、資本主義的壽命比預想的長得多·····	6
二、武裝鬥爭不是解決資本主義問題的捷徑·····	20
三、前資本主義經濟形態可以吸取資本主義已經獲得的成果·····	38
四、殖民地能夠成為資本主義的開發機制·····	57
五、人類社會的未來系於“主宰自然界變化的必然性”·····	87
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	124
一、敢於同列寧主義唱反調的西歐馬克思主義者·····	127
二、從歷史發展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	134
三、列寧主義的由來和實質·····	142
四、列寧主義成為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障礙·····	152
五、人的社會存在和人的意識畢竟總在互相促進·····	162
馬克思晚年觀察世界的新視角·····	168
一、資本主義的存在影響著東方社會的發展進程·····	168
二、東方國家能走不同于西歐的道路·····	175
三、推翻專制主義是實行東方道路的條件·····	185
四、利用資本主義促進東西方互補發展·····	192



# 如何看資本主義的演變和發展

## ——世界經濟的離合、互補與必然性發展

人到了一定的年齡，總習慣於回頭看。時光如流，現在21世紀已過了將近10年，我自己已經是84歲。回顧一生，幾乎占了過去一整個世紀。自我懂事以來，總覺得日子過得慢，或者說，歷史的步伐走得太慢。63年前入了黨，更覺得如此，因為總盼著資本主義早些滅亡，社會主義的幸福日子早些到來。現在可是完全兩樣了。看過去的84年，深感要求革命的人性子太急，老是盼望“一天等于20年”明天就能實現。更有不勝感慨系之的是，我們的老祖宗馬克思、恩格斯也曾經是如此。越發認為要耐著性子看世界，急是很容易壞事的。我希望這不是年紀老了帶來的積弊。《共產黨宣言》已經發表了160年，資本主義畢竟至今還沒有滅亡。

現在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就是乾脆不再替資本主義算命。反正世界上還存在著資本主義，但又不妨礙社會主義的同時存在。你搞你的資本主義，我搞我的社會主義，最好是互不干涉，要干涉就是違反國際關係準則，國際關係準則的要義就是各行其是。但是，這據說也可以叫做馬克思主義。於是對馬克思主義，也是你說你的，我幹我的。印證了馬克思生前常說的一句話：“我只知道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剩下的就只有叫人哭笑不得了。

可是，這種“哭笑不得”卻不妨仍然是一種“理論”。比如說：“馬克思主義”仍然是意識形態的指導；只有“社

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必須堅持；共產黨領導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優於多黨制和“三權分立”；如此等等。總之，這就是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都絕對不行。這真是，你不說倒還可以弄清楚，你越說反倒越糊塗了。關鍵還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馬克思說兩者是互相聯繫的，硬要把兩者分開，資本主義已不成其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不成其為社會主義。

本文認為根本的一條還是得從資本主義說起。那也就是馬克思說的：世事證明了一條，“生產本身以主宰著自然界變化的必然性在發展。”

## 一、資本主義的壽命比預想的長得多

作為馬克思學說的信奉者，回顧1848年《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的世界發展，感觸良多。《宣言》宣佈了共產主義世界的“福音”，也宣佈了資本主義的“末日”。如今，一個半世紀過去了，資本主義的“末日”至今未到，共產主義的“盛世”渺無音信。世界的變化，確實是巨大的，但都不能說是指向這個“末日”或“盛世”的。它到底指向何處，多數人實在是難以說清楚。我們究竟應該怎麼看呢？

一度幾乎把馬克思學說棄之如敝屣，現在又開始把它視之為珍寶了。這也沒有什麼奇怪，因為我深感馬克思學說是一門不斷發展的學說。就在發表《共產黨宣言》之後，1857-58年寫《經濟學手稿》，1867年出《資本論》一卷，1881-1882年即逝世前一年寫致俄國勞動解放社領導成員查蘇



利奇（女）論關於俄國發展道路問題的信件，等等，總是使他的學說不斷豐富發展。這是為許多人所忽視而實際上閃現著無比光輝思想的著作。我們應該以它們為根據來探究馬克思的思想發展，並以此觀察世界的未來。

馬克思學說一直被人宥於階級鬥爭範圍裏，受到階級觀點的制約。要說看世界，也只能說是階級鬥爭觀點的世界觀。正如《共產黨宣言》所說，一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史，資產階級時代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分裂為兩大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正是按照這種觀點，在列寧詮釋下整個二十世紀成了大離異的時代，一切都以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劃界。簡而言之，就是我們中國的口號“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掛帥”。

但是，馬克思的世界觀還有另一面。那就是，《共產黨宣言》說的，由於開闢了世界市場，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的狀態，被各民族和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於是，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如果只是不斷離異的話，它的這種生產潛力是從哪里來的呢？

不錯，馬克思應用他的辯證思維，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這種力量，遭到生產關係的反抗，帶來危機、破壞，直至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滅亡。所以，根據馬克思的理論，二十世紀又是世界期待著資本主義消失的世紀。資本主義帶來的活力是與它的消亡相伴隨的，換言之，資本

主義的誕生就是資本主義滅亡的開始。

從哲學觀點看問題，這種發展也許是合乎邏輯的，但馬克思認為社會階段的實際更替決不是那樣絕對的。社會階段是一個過程，過程的連接、過渡、更替必然有一個期間，這些期間的關聯包含著許多因素的增減、升降、起落、變化，決不會是突如其來的。因此，說某種現象的生和滅，即便是前後相連，也不可能是那麼緊密相隨的。我們要研究問題，就必須掌握它們和它們之間的發展變化。不如此，就正如恩格斯所告誡的，勢必犯錯誤。

這就是，為什麼恩格斯在逝世的那一年趕著寫《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的原因。他是要把上述的思想在他有生之時告訴世人，千萬要牢記不忘。

《導言》所說的1848年歐洲革命的教訓，就是：“對經濟狀況（所研究的一切過程的真正基礎）中同時發生的種種變化的忽略，一定要成為產生錯誤的根源。”他和他的戰友馬克思將近半個世紀在總結1848年革命時就發現犯了這樣的錯誤。《導言》以重述1848年以來的歐洲革命史為主要內容，要我們認清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作為工人階級的前進指標。1848年歐洲革命打擊了歐洲各國的封建專制制度，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了道路，鍛煉了法德等國的無產階級以及革命群眾，但決不是說當時歐洲大陸的經濟發展狀況已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不是的，當時的情況還遠不是這樣的！

不錯，在島國大英帝國早就發生過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的分離。馬克思1867年在《資本論》一卷中是這樣說的：



“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徹底的分離。沒有這種分離，資本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建立起來。換言之，只有在生產者被剝奪了他們用實現自己勞動的生產資料，這些生產資料為既是生產者又是商人的人所佔有並被用於從他人的勞動中獲利時，資本主義制度才誕生。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是從封建主義的經濟制度的母胎中產生的，後者的解體使前者的結構要素得到解放。這全部過程的基礎就是對農民的剝奪。”1881年，馬克思解釋說，“這種剝奪只是在英國才徹底完成了，但是西歐其他一切國家都正在經歷同樣的運動。”（中文版《馬恩全集》第19卷馬克思給查蘇利奇復信草稿）這就是說，歐洲大陸和英國有一個時間差。

但是，從1847年起草、1848年出版的《共產黨宣言》看，馬克思、恩格斯在總結1848年歐洲革命時已經把階級論史觀作為一種指導觀點，他們不僅認為“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而且認為“社會所擁有的生產力不能再推進資產階級文明和資產階級所有制關係的發展，生產力已經強大到這種關係所不能適應的地步，資產階級用來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現在對準資產階級自身了。所以，1848年歐洲革命一爆發，他們就覺得資本主義的末日臨近了。

這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產生了一個與之相離異的生產方式，即社會主義。但是，奇怪的是，二十世紀沒有從資本主義產生出社會主義，卻產生了一個專門與資本主義相敵對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既然沒有直接產生社會主義，當然也就不存在資本主義的消亡問題。於是，二十世紀念念不忘的

兩個制度的生死鬥爭，不是發生在兩個制度的內部，而是發生在一些堅持兩個制度永遠對立的人的頭腦裏。

馬、恩當時沒有想到，這種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意識，最容易產生一種慣性，只要一提資本主義，隨之而來的就是反感，就是要用社會主義取代它。這當然是同馬、恩的思想相背離的。他們意識到，“在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沒有成熟到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卻不妨有剷除它的幻想：“在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機之後才有可能”的情況下，卻不妨有“新的革命的來臨，像新的危機的來臨一樣，是不可避免的”預測。這是非犯錯誤不可的。在這種情況下，恩格斯在《導言》中勸告我們回返歷史，因為“歷史做得還要更多，它不僅能消除我們的迷誤，並且能改變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返回歷史也就是回到實際。如《金融資本論》作者希法亭所說：“歷史是最好的馬克思主義”。

這就是說，資本主義來自作為勞動者的農民和他擁有的生產資料的分離。這本是從英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得出的結論。生產關係的這種分離，英國領先，得承認，其他西歐國家滯後了，在法德則是到1848年革命才真正跟了上來。所以，1848年革命實際上是法德成為歐洲列強的起步。我們看《導言》所記錄的其實是法、德、俄這樣一個發展順序。從中我們也可以明顯地看出資本主義大國的等級差別，也說明了它們的發展先後。從英國資本主義的形成，到歐洲大陸特別是法德的資本主義追趕上來，其間經歷了幾近半個世紀。但是，資本主義還是沒有成熟到可以被剷除的程度，這是恩格斯在《導言》中必須加以論述的。



這得從幾個方面來解釋。首先就是恩格斯所說的思想方法。辯證思維方法論者持“對立統一”觀點，出自黑格爾哲學，為馬克思所發展。問題出在對於它的通俗化理解。“對立統一”變成對立是絕對的，統一是相對的，於是，矛盾、鬥爭是絕對的，統一、協調是相對的；馬克思學說就是鬥爭哲學；資本主義只能被社會主義鬥倒，沒有別的出路。這種絕對化，也就成了這種馬克思理論的特點。恩格斯在《導言》裏首先談方法論問題，確實重要，也確實不易解決。

其次是對經濟現狀的確切認識。換言之，也就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自行調節能力的認識。越是樂觀看革命的人，越是看低資本主義的自我調節能力。可是，這種看問題的方法離馬克思的學說越來越遠，也越來越走到馬克思學說的反面。馬克思和他的戰友恩格斯曾多次出面說明，直到蘇聯走進死胡同，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原因就是將絕對化視為革命化，而其他一切都是欠革命化、半革命化、革命化不足，以致淪為反革命化。在這種形勢下，怎麼能把資本主義看清楚呢？

1895年去世之前恩格斯以《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為題對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思想做了一次總結性的論述，我覺得他是完成了一項重要任務。把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理論作了一次認真的交代。

《導言》是根據馬克思1850年出版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的階級鬥爭》一書而加以發揮。馬克思的書原是總結1848年歐洲革命也就是歐洲無產階級第一次大規模投入的歐洲革命的著作，包含了四篇文章，前三篇載於“新

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雜誌第1、2、3期，是馬克思寫的，後一篇文章是該雜誌5、6兩期合刊發表，由馬克思、恩格斯編寫的“國際述評”（三）。正如恩格斯所說，前三篇文章都存有期待不久就會有革命力量新高漲的心理，以為無產階級事業很快就能實現。第四篇才把這種幻想完全拋棄了，承認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這就是說，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樣都認為必須對這部著作做這樣一個“重大修改”，即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生產方式過程不是說完蛋就能完蛋的。

但是，對革命形勢估計過高，這是他們當時的思想狀況。事實證明，他們錯了。在《導言》中恩格斯一再強調，“歷史表明我們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理論只是一種幻想”：“歷史表明我們以及所有和我們有同樣想法的人，都是不對的；”“這徹底證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然襲擊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麼不可能的事。”總之，歐洲大陸的經濟發展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這就是要作“重大修改”的來源。

讀了這些言詞，不受感動，顯然是不可能的，因為資本主義理論的創始人絲毫不忌諱談他們自己的短處。

在思想方法問題上，恩格斯說：“在判斷當前發生的個別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時，總是不能探究出終極的經濟原因。對於某一個時期的經濟史的明確概念，決不能和事件本身同時得到，而只有在事後，即在搜集和鑒別了材料之後才能得到。因此，在研究當前的事件時，往往不得不把這個帶有決定意義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有關時期開始

時存在的經濟狀況看做是在整個時期內一成不變的，或者只考慮這個狀態中那些從現有的明顯事件中產生出來因而同樣是十分明顯的變化。所以，唯物主義方法在這裏往往只得局限於把政治衝突歸結於由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先進各社會階級以及各階級集團的利益的鬥爭，而把各個政黨看做是這些階級以及階級集團的多少確切的政治表現。不言而喻，這種對經濟狀況中同時發生的種種變化的不可回避的忽略，一定要成為產生錯誤的源泉。”從這裏我們看到了機械的階級觀點的局限性。

應該說，寫過《共產黨宣言》的馬克思不能說對經濟狀況認識不足。但是，正如傑出的德國工人運動活動家、歷史學家和政論家、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弗蘭茨·梅林在其《馬克思傳》一書中所說，“1850年11月的這些日子（馬克思寫《法蘭西階級鬥爭》時）差不多正好是馬克思前半生的結尾，而且不僅僅從表面說來是馬克思生活道路上的一個重大轉捩點，他自己深切地感到這一點，而看來恩格斯也許比他感覺得更深切。”（人民出版社1965年中文版梅林《馬克思傳》263頁）這也許是對馬克思生平的如實概括。我們習慣於把《共產黨宣言》視為經典，不能說沒有道理，但那畢竟屬馬克思世界觀形成的前半期。關鍵是他在1848年革命失敗定居倫敦後是怎樣逐步走向成熟的。

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說：“我很喜歡我們兩人現在所處的這種真正的離群索居的狀況。這完全適合我們的地位和原則。為了面子的關係而互相忍讓和不置可否的一套做法，以及在公眾面前為這個黨和所有這些蠢材的可笑

行徑負責的義務，現在總算告一結束了。”不難看出，在革命的年代，在突出政黨活動的時候，馬、恩被糾纏于臨時問題和政黨問題的處理，實在花費了過多時間，從而影響了他們的理論鑽研。

1848年革命失敗後，恩格斯可以說：“我們既不需要名望，也不需要任何國家的任何黨派的支持，我們的立場是和這些無聊的東西無關的。從現在起我們只對我們自己負責了。許多年來我們不是裝做有這樣一個天曉得的黨嗎？其實我們沒有任何黨，而我們至少在形式上認為是屬於我們黨的人，甚至都不瞭解我們的理論。”這是可悲的。黨糾纏他們，而黨不懂得他們的理論，並且妨礙他們深入到理論的探討中去。這代價太大了。

梅林在《馬克思傳》中說：“有朝一日人們能夠理解他們的事業斷然脫離流亡者的無結果的爭吵，在某種孤獨狀態下從事科學研究，這是他們的一條自救之道。毫無疑問，他們的這種看法是完全正確的。”

確切地說，從1849年8月開始，馬克思以大英博物館圖書館為地盤開始廣泛收集和閱覽大量的文獻資料，全面探討政治經濟學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批判地研究前人的理論，詳細考察各國特別是英國這一典型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情況。1857年10月到1858年5月寫《〈政治經濟學批判〉草稿》，談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述了邏輯分析和歷史考察的互相關係，第一次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的對抗矛盾和發展變化的歷史趨勢。更為重要的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草稿》中，馬克思認為有必要探討資本主義以前的和以後的社會形態以充實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





的考察，因而研究了從原始公社制度到資本主義前的各種所有制形式的發展過程，並在探討未來社會形態時，對共產主義社會中的勞動、人的發展和人的互相關係等問題作了精湛的論述。

我個人覺得這正好彌補了馬克思前半生研究的不足，使我們對資本主義的來龍去脈，有了更符合實際的認識。這就告訴我們，思想方法的端正，還要建立在正確認識歷史的基礎上。

接著而來的教訓就是必須深入現狀。對於現狀大而化之，只知其略，不知其詳，同樣誤事。以西歐資本主義發展的典型英國為例，從小生產私有制的確立到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確立經歷的時間長到三百餘年。到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晚期，馬克思發現這種分離各個國家並不一定都經歷過，因為他研究了尚未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的俄國的情況，認為俄國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換言之，英國的公式對俄國的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就並不適用。

以中國為例，如果我們以1840年鴉片戰爭作為接觸西方資本主義的開始，那可是距離英國開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已有兩百年。可是對於我們來說，資本主義似乎就是從大英帝國特使會見乾隆皇帝那一幕開始的。1848年《共產黨宣言》發表，同一年歐洲就爆發了無產階級參加反封建王朝同時也反金融資產階級的革命，好象資本主義已到垂死的時期，正如馬克思《法蘭西階級鬥爭》中之所示。就當時的歐洲實際狀況而言，歐洲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其實尚未真正普及。我們如果堅持用乾隆的眼光看資本